



小马倌阿里

湘女◎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天天出版社



湘女自然文学精品

小马倌阿里

湘女◎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天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马倌阿里 / 湘女著 . — 北京 : 天天出版社 , 2011.9

(湘女自然文学精品)

ISBN 978-7-5016-0483-8

I. ①小… II. ①湘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60272号

责任编辑: 叶显林 冷林蔚

美术编辑: 罗曦婷

责任印制: 史 帅 李书森

地址: 北京市东中街42号

邮编: 100027

市场部: 010-64169902

传真: 010-64169902

<http://www.tiantianbook.com>

E-mail: tiantiancbs@163.com

印刷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张: 5.25 插页: 4

2011年9月北京第1版

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67千字

印数: 1-10440册

ISBN 978-7-5016-0483-8

定价: 14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

男孩扎多 / 1

白囡的龙潭 / 14

小马信阿里 / 26

骑马坝 / 54

雪门坎 / 75

杪楞寨 / 97

冰雪神话 / 126



男孩扎多

那堵石崖像面屏障，耸立在拉枯山的半腰。一个男人正站在石崖下清理着他的背囊，脚下摆着几只死去的小鸟。扎多伏在不远处一堆茂盛的蒿草里，双手紧握着一支小木弩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。

那人将清理好的背囊背上，拎起猎枪，走到石崖一侧。那里有个凹窝，像只大碗似的盛着一汪清冽的山泉。那人走到泉边，伏下身就去喝水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他的嘴唇刚要触到水面的



一刹那，嗵，一支锋利的竹箭，贴着他的头皮，直嵌进泉眼上方的石头里，箭头钉进了一大截，箭尾还在颤动。

那人吓得跳了起来，不曾想一脚踩到一蓬刺棵上，被戳得龇牙咧嘴连声叫痛。看着他那狼狈相，扎多忍不住扑哧笑出了声，站了起来。

那人一看，从草丛里钻出了个拉祜族男孩：浓眉毛，黑脸膛，大眼睛；青靛布的小褂大大敞开着，露出了黝黑结实的胸膛；浑身从头发到裤腿，都粘着许多树叶草茎。

那人瞪了他一眼，扎多忙说：“叔叔，那水，被蟒蛇喝过哩！”

那人“哦”了一声，盯着那凹窝看了看，只见那水异样的发亮，忙悻悻地退开，伸手去拔那支竹箭。

“别动，那箭涂了毒的！”扎多大叫。

那人赶紧缩回了手。

一只斑鸠突然惊乍乍地从草窝里蹿出来，贴着地皮往前飞去。那人赶紧端起枪，扎多伸手一挡说：“叔



叔，怎么打这种屎雀儿，毛杂肉酸，又难看又难吃呀！”

那人泄气地说：“这座破山，能有什么好鸟？”

扎多一脸惊诧：“叔叔，你可别乱说，这是拉枯山呀，什么鸟都有，野鸡、树鸭、山雉、白鹇、鹦鹉、犀鸟，对了，还有孔雀和太阳鸟呢！”

那人看着扎多扳着手指，眼睛都亮了，急切地说：“在哪儿？快带我去！”

“好嘞！”扎多爽快地答应着，笑嘻嘻就上了路。

这时已是正午，天空蓝得发白，太阳火辣辣地照射下来，小路上蒸腾起一片热浪。那人满脸是汗地跟在扎多后面，扯了一大片芭蕉叶子顶在头上。扎多毫不在意那可以把粑粑烤熟的太阳。他一会儿啣里哇啦吹着片树叶，一会儿捡起块石头去打鸟儿，一会儿又顺手摘点什么东西放在嘴里嚼着。那人擦着汗淋漓的脸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嘿，小鬼头，还有多远哪？”

“快啦，叔叔，树林密密的那儿就是了！”

小路岔开了，一条弯上一个山垭口，一条顺山



绕过去。扎多眼里闪着狡黠的光，毫不犹豫地拐上了山垭口的路。

小路渐渐变得狭窄起来，路边的草棵越来越深，树林也变得稠密了，而且还出现了又粗又高糊满青苔挂满葛藤的老树。繁密茂盛的枝叶，遮掉了灼人的阳光，一阵飕飕的山风，从林中吹来，使人感到凉丝丝的，格外舒适。

扎多突然变得话多了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拉枯山上不止鸟多，野兽更多。哎，叔叔，你见过老熊吗？嘿，我不是说那种被打死的，也不是那种被你们城里人关在笼子里给人看的熊，我说的是从岩石后跳出来的活老熊。吓，可厉害了，这么胖，这么高，全身披着尺把长的毛，一看见人，就不顾一切扑上来，伸出肥肥的爪子，这么一抓，就把你头上的皮抓下来，遮住你的眼睛，它就趁机来吃你。我们村里的歪二叔，就被老熊抓过，人倒是活着回来了，可鼻子嘴巴全歪到一边脸上去啦，吸烟筒要扛在肩膀上，吃饭要往耳朵边喂哩，嘻嘻——”



那人也跟着笑了笑。

扎多又讲起拉祜族打猎的过程来：“哎哟哟，叔叔，你见过我们打猎吗？嘿，可好玩了！”

那人来了兴趣，催扎多快讲。

扎多眉飞色舞地说：“牛角号嘟嘟一响，几十只撵山狗前蹦后咬，把老熊、豹子、麂子、岩羊撵得满山跑。这时呀，只要火药枪瞄得准准的，砰——”

“打中啦！”那人兴奋地叫起来。

扎多瞥了他一眼：“哪儿啊，全跑啦！”

“你们呀，真笨，唉——”那人惋惜地叹了一口气。

扎多不屑地皱皱鼻子，说：“我们才不笨呢，你没听说过吗？我们可是‘猎虎的民族’啊。我的老祖祖，一个人就敢打老虎，打老熊！你瞧，我脖子上挂的是什么，虎牙！还有这个，是熊爪，这还是我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，挂上它们，胆儿可壮了。我们才不用枪打呢，血糊糊的死得好吓人。我们会念咒，只要一念，野兽就会乖乖地跟我们走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——”



那人吃惊地睁大眼睛：“那——叫它进笼子里，它也会进？”

“那当然，就是叫它进汤锅，它也会跳进去，把自己煮熟了，让你美美地吃，一点也不麻烦。”

那人一脸的坏笑，瞅着扎多说：“小鬼头，你别吹牛了，你叫一只野兽给我看看！”

扎多立即将手指放进嘴里，打了一声响亮的呼哨。尖利的哨音在林子里回旋，带着长长的尾音。一瞬间，仿佛应答似的，从远远的什么地方传来一阵嚎叫，紧接着对面的草丛哗哗啦啦响起来。扎多挥着两手，嘴里叽叽咕咕说着什么，只听嗷的一声，一只浑身斑斓的小兽就从树上跳了下来。那人“妈呀”一声惊叫，一骨碌滚到了一棵大树后。扎多却抱起那只小兽，冲着它扮了个鬼脸。那个小东西甩了一下脑袋，一挣就钻进草棵里去了。

“叔叔，叔叔——”

扎多叫了半天，那人才从树后走出来，惊魂未定地说：“你，你还真有这本事！”



扎多眼睛笑成了一条缝，说：“这才是只山狸猫啊，就把你吓成那样子，要不，我再叫只老虎来？”

“别，别，”那人连连摆手，“我是开开玩笑，开开玩笑的。不过，看样子，这山上野兽还真不少，可惜我只带了汽枪，要知道这样，我该带杆铜炮枪来——”

小路越来越阴暗了。地面上铺了一层潮湿的腐叶，踩上去软软的。到处是粗大的巨树和灰暗的草丛，从那些张牙舞爪的树枝上，垂下一条条肥壮的、奇形怪状的藤条，有的像人的手臂一样曲卷着，有的像蛇一样紧紧缠在树干上。一些腐朽的树，仅剩下光秃秃的躯干，横七竖八地倒在草丛里。有的横挡在黑黝黝的箐沟上，沾满了一团团绿莹莹、湿漉漉的青苔。偶尔有一缕阳光，从树叶的缝隙中像根古怪的棍子一样捅进来，使林中更显得幽暗诡秘。周围是一片吓人的沉寂，只有扎多的声音异样的响亮。

“叔叔，你可别干那种蠢事，野兽通人性哩，你对它好，它也对你好，你要伤害了它，它就不客气



了。看见那只山狸猫了吗，别看它比家猫大不了多少，可凶了，又特记仇。曾有人对它开枪，结果怎么样，那开枪的人还没走出老林，就被它撕碎了！”

那人嘴里咝了一声，牙疼似的捂住了脸。

路上摆着几块怪怪的石头，那人抬脚就要踢。

扎多忙说：“别碰，那是老熊做的记号。”

那人有些紧张：“这路上有老熊？”

扎多点点头，踢了踢脚边几个黑坨坨说：“这是熊的路啊，你看这儿还有熊粪嘛！”

那人将信将疑地看看那些黑坨坨，又看看四周，只感到背上凉飕飕的。

“呀哈哈——哈——”

寂静的森林中，突然响起了一声凄厉的怪叫，令人毛骨悚然。一只巨大的黑鸟，扑打着长长的翅膀，迅速穿过树木，消失在黑黝黝的密林深处。

“那，那是什么鸟？”那人牙齿打着战，话说得结结巴巴。

扎多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是黑老鸱呀，专门吃死牛





烂马的，还会刨死人肉呢！”

那人打了个哆嗦，惊悸地呆望了一阵怪鸟隐匿的地方。那儿黑洞洞的，看不见底。

“还有红毛野人！”扎多津津有味地继续讲着，“它长得又像猴子又像人，全身是脏兮兮的红毛，用两只后脚走路，手臂有麻栎树干粗。一看见人，它就会追上来，紧紧拉着你的手，高兴得哈哈怪笑，乐得晕死过去，还死命抓住你不放。你挣也挣不脱，甩也甩不开。等它醒来，就呵你的痒痒，变着法子折磨你，把你弄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就掐死你，吃掉你！”

周围除了树还是树，根本没有鸟的踪影。从树脚和岩缝中，浸出一股股冷冷的泉水，纵横交错，汩汩响着，又消失在地底下。树木枝叶交织，像一幅巨大厚重的帷幕，山风在幕缝间穿梭，发出低沉的呻吟。这神秘莫测的幕后，似乎躲藏着许多怪兽，随时会嚎叫着扑上来。

那人心惊胆战地睁大眼睛，看着紧紧围着的树林和越来越阴暗的空间。



“獠牙野猪就更厉害了，它会——”扎多说话的声音还在响着。

“别讲了！”那人突然打断扎多的话，脸色变得苍白，“鸟，鸟在哪儿？”

扎多慢吞吞地说：“鸟嘛，还得往林子里走啊！”他把一大串紫红色的野果子塞进嘴里，弯弯的嘴角冒出糖浆般的汁水。

那人使劲咽了一口唾沫，疑惑地说：“尽是这种地方？”

“不，比这还难走。看，我带了砍刀呢，走不过去的地方，就用砍刀砍开！”

“唔——”那人全然没有了刚进林子时的兴奋，胆怯地看看四处，怕冷似的抱紧了双肘。

看着他掩饰不住的恐惧，扎多心里一阵高兴。为了不让自己笑出声，他拼命咬紧了嘴唇。

那人皱起了眉头，揉着走疼了的膝盖，想了半天，说：“我不去了！”

扎多故作可惜地说：“就要到了嘛，鸟儿可多了，



你不想打啦？”

那人突然发起火来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我说不去就是不去，还不快走！”他挥了挥手中的汽枪，不由分说地撵起了扎多。

扎多害怕地缩着头，连连说：“好好，走就走，别发火嘛！”

说也怪，当那人不想打鸟，要尽快离开这座阴森森的老林时，小路渐渐变直了，也拉宽了。天空豁然开朗，照样那么蓝，没有一丝云彩。太阳离山顶只有一棵小树那么高了，中午那炽烈的火焰已变成了柔和的光辉。

一条公路出现在眼前，有辆客车像只虫子似的慢悠悠爬过来。那人精神一振，撇开扎多，挥着两手飞快地朝客车跑去。他连“再见”也不说一声，就一头钻进客车肚子里去了。

太阳落山了，天空布满美丽的霞光。扎多站在路边，望着渐渐远去的车子，欢快地吼了一声：“呵嗬——”山谷里顿时响起了一连串的回声。



扎多将手指放进嘴里，又打了一个尖厉的呼哨。随着长长的哨音，一阵马蹄声响，有匹黑马不知打哪儿钻了出来，一溜烟就奔到了扎多跟前。

扎多跨上马，双腿一夹，驾的一声呼喊，马蹄嗒嗒，很快消失在小路那头。